書

見李德遠

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貴已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已也非以其妙速化之術可以[illegible]已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其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祿邑之贏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群而耶俞之以為狂且怪某生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俞以為狂且怪然而其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下固宜

得解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贄今世之贄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見之意當
介紹之辭而其敝至於苟為之說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無以
為禮而反之者夷倨慢渫失之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謬夫無根
苟作之說叢雜綵繡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渫足恭謬敬
則僕之所不敢欲聞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鴈之禮
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某七歲讀書十三
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
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絕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
新即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
為舉子業云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
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為以
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為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
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大夫

以其賢送也見試中以其能試也是時王公為此某亦某
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適以召不及見
而執事為使於此其賢乃為人之所以
之所以進見者為贄焉而惟執事進而教之

得辭見禮部

某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宜義適禮非法制之所拘
而必曰不苟異而為苟然不敢少遠至於禮義之所在非法制
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
古賓興理也其者之令中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慝待薄俗
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脫亂訛誤然前聖之格
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　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
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適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
之六籍所載禮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

非明　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　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況非法制之所拘者乎今之與舉送者獨揭示令為文辭羣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為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況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為尤公則亦奚以謝為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者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為舊進歲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得解見通判

子游稱洛書子游非公室未嘗至其宅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旅試塗聽之間而執事臨莅之既揭揭示獲與其選用則名於將命者不為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與而私則侯

[illegible]決適以書言於編後[illegible]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illegible]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illegible]幸垂所而察焉嘗觀漢宋博逆折衝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安說經籍無稽大道汙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illegible]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為陳說之而掾辭不獲博蓋知其不能捨為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為必變法僕以為不必遽及於變法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運未始頓異暑未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末善而悖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幾何而不敗迺事哉然狃故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為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大冬

之不復夏而堂未之不復進而可平故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必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也今其之所陳於國使君者乃先王之禮明　天子之所望於督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者也賢而庆之惟我聖主是賴若乃顧己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敢必進

與諸葛誠之

誠之嘗謂吾曰吾之有筋力朋友間未所賴者訊後曾毅潛叟疑曲否嘗見其過義不宜黑白論性知頭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自減自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為難得以誠之之勤為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若果可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為復根株未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為復鋤之而未能盡去之而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長去來有此根株

未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尤此時當辨明又誠之所憂惕者為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憂惕為復別有去處後憂惕為復二者果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覬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狂妄桔陷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頂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揚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搉理會大抵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

相與辨明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者也如舜禹益皋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皆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其不相塗乃合并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無幾相見有可理會也

二

承論學術更不費力未無懈怠自然當立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礙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資戰戰兢兢之餘必講磨之力暫息弃斥浸淫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樂而樂豈不和平少泰更無紛雜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緊者[illegible]辨而識其本心者[illegible]來[illegible]得遂無艱也一意自[illegible]無他疑見也自解矣此[illegible]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緊中人之資亦恐未能免[illegible]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未有疾病其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体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之不能如此時小加勉強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在左乎鄭子產曰吾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雜閑沈底以露其本然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意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三

承論為學與養時異觀事言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意不竟耳竟即放之何暇

懷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此遲疑不便著鞭宜其在已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為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耶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耶所示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揚子雲所謂屈於勝己者而伸於不己若者也

與王德脩

經曹報器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七離都下與諸昌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既望抵村下諸幸安穩皆此所逮兄得道於彼善類響應能使然祥豈懶惰輯睦之風勃然興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子所謂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也健羨健羨鄭氏欲見延使繼

[illegible]者之後亦家[illegible]詳設深感厚誠[illegible]不安此如[illegible]欲遠方後能能[illegible]帥事之於理則[illegible]其宜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illegible]道者其禮際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其然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必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illegible]親師求友蓋不憚勞苦飢寒表禮孝子里固其宜也今發[illegible]學者多矣無一人遡江而西者予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為彼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與劉淳叟

承諭為學無他疑但却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它朋友亦無甚進予固不欲遠欲速固予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為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棒無其地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亹亹有

進無道公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繆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仲悖於用勇矣問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為舜孝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亹亹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亹亹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而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諸妄之習為遷延苟免之許如今時寇盜已在圍圍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倖赦宥得脫免之後必復為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二

淳叟平日聞言敏甚是事敏韵有聽納之射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illegible]之實[illegible]而自[illegible]者之未能[illegible]

[illegible]抑從悅者多而改繹之未至也此雖[illegible]而論[illegible]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私試禮記義破題誠往然或者謂所出與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異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敝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多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譬猶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富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為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乱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辯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餘人以不言餘人均為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韻史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

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中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已創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辯自謂得孟子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辯之後今淳史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熟無其味不效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皆有窮已

[illegible]淳叟之氣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辭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為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恢者求他人之明知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illegible]亦能親細事節[illegible]精神日斂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illegible]之斯復[illegible]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麟之姪近頗精[illegible]根[illegible]

[illegible]淳叟[illegible]以一言問之[illegible]其病處固嘗躍躍之[illegible]然在淳叟不可不察[illegible]言[illegible]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所明所[illegible]故聞所及不[illegible]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叶而致其問仁有所未決智有所未足要有所未至而欲敏然自安於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刻則亦偷矣館學之官非費[illegible]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illegible]正為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illegible]得不性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illegible]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illegible]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illegible]此公孫洪楚民挾弓弩之[illegible]

與趙[illegible]

[illegible]晚事天漢之公[illegible]之[illegible]面翔仕[illegible]驥百里下車之初

[illegible]元任[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句月之間[illegible]來[illegible]道途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人[illegible]州來[illegible]仁[illegible]豈其或[illegible]母乃胥
吏之[illegible]有以[illegible]而致[illegible]邑雖陋而財賦初不
[illegible]之累[illegible]得矣已事[illegible]民隱無所不[illegible]其
[illegible]流[illegible]之[illegible]宵[illegible]貪鄙[illegible]公侵漁惟利是
[illegible]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illegible]者固[illegible]陳忠[illegible]諫以輔聽
明[illegible]乃[illegible]與[illegible]書[illegible]諫[illegible]以[illegible]事大抵吏胥[illegible]科[illegible]
之[illegible]者[illegible]為[illegible]官[illegible]實[illegible]私[illegible]得[illegible]而私八九矣比者數吏
[illegible]田[illegible]阡陌[illegible]於書[illegible]近井[illegible]民[illegible]當而何
以取之[illegible]堯[illegible]斷然[illegible]之使百里之內知
[illegible]事之仁心[illegible]人皆仰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修敬
之若口欲少[illegible]區區[illegible]不[illegible]露[illegible]而忠[illegible]難[illegible]
[illegible]之於[illegible]所懷徒切[illegible]輙薦[illegible]

愚

與胡達材

來示以所進所疑[illegible]進乃[illegible]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在右乃[illegible]見[illegible]不[illegible]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illegible]之繫即不相[illegible]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生若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緣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失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大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楷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遠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愈加年少子弟若一故宅樓宇宏麗寢廟堂室廚庫畜[illegible]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樂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汎掃堂室修完墻屋續牛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遂選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樂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忽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之煨炒山石之間遂棄盡無餘曰至則大怒[illegible]之初本[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甚欲得渠一相聚書問所言要不能尺心曲也

三

見論新工足見嗜學之喜宜讀楊子雲謝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謝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倚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葉使濠上遺此不它及

與符復何

蒙示准李不肯忘以為喜沒沒汩沒於貪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為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苟簡紛紛試見雖未遽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能安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息勝義之說竊以為未然處家自有礼自有義礼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礼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貨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質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李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日固滯不通處其在炉錘之間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

偏循者之久當黑然鄭然呼非蹟之以孝聞其為害未有已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第五

象山書院西源陸和時雍編集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密安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計必徹聽某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尋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亟致教導諸生文正孝孝誨誘不

從之遊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然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敝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傳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惴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同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有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詖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啓蔽之氣乖薄之質其惡者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繼今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庶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爲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蔽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遠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與戴少望

其餘曾振罷歸已又秋侍親祖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
竭愚心辱以為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
涉歷千里而歸婺女宿留顏容頗瘦即病與兄航川與陸者無往而
非從李之地來示謂向意為李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
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皇頗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
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為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
者固皆吾分內然戒賊陷溺之責兄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知
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行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
皆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
驗其發揚告教戒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絕而不明不滅不流不窒則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即行之道遠發兄是望敢布
[illegible]見切瑳之誠且以求教

與寄西美

某侍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孝
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光更直截如前日今時拿者悠
悠不進號為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為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
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
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
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人有四
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戒賊之
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
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戒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
其戒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
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迷回不
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戒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

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乎若因科舉始知初亦間關既而感發端的歸別時曾略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庭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學為無志而已矣

與高應朝

比得書知為學進進甚喜為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發磨礱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指未盡大躰實不得為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忠子約

乎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illegible]一心既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illegible]成之至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間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為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憍慢游惰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之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孳孳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

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當應不窮若泫然而歸則將有顧顧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安得而至乎

二

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不見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之久為舊習所乘蔓其來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頓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紹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項平甫

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為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

得書開讀殊蒙未甚明快此事何必它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

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榮利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瑳但助鞭策耳

與徐子宜

柬無能遽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此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為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番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均為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或之相信甚篤然家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至而後有省番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飜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悪俗交戟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少為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衆轉戕賊弱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是名為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誠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已有恥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不間其莊整迺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間見駁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欵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為天民慶也端木君聚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不妄察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君皆安在為況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頻切瑳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為吾道自重

與安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

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陶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絶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録録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為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為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為文詭辭巧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為日久矣所欲為者如取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頞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此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盛得頭

然肆意官人未大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illegible]難得盛[illegible]官人之不才者亦尚稍[illegible]理常心[illegible]不至[illegible]然大[illegible]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為之羽翼為之干城沮正祿之勢[illegible]浸淫漸蔓然[illegible]數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illegible]

[illegible]懲治之路潛禦其悔[illegible]其[illegible]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illegible]而無補風[illegible]無救大勢[illegible]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illegible]波而流守正[illegible]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illegible]伸外之[illegible]流物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為善者猶持杯[illegible]持杯水[illegible]之火也然持杯水者當少而抱薪者常多其竊有區區之說以為可以絶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邊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詖說可破至理明詖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為者君心國論亦有致力焉豈

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得乎丘民為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塵之以胥吏塵之以廝役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起怨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起怨者之路怨一二以威報使之吞吉無任重足瘠息而吾得以行而無怨監司太守有服事役任其怨而不得專其利者有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illegible]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斂戰鄉來壞綱者皆[illegible]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綜理想大[illegible]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固裕民之心任吾[illegible]之事

[illegible]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illegible]所疎者比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敘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它都有緣通類幸之理所謂一堵當百堵調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為尽去之則州用軍粮名會等米皆以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皆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東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其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許斛面大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報以州用軍粮名會米為辭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為三斛已是筭足州用軍粮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其數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史君藉稍正之民已大悅

今歲蠶雖小稔而連雨阻穫頃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舂連苗[illegible]有長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麥者今以給月上旬中付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稻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補百補者世[illegible]及[illegible]書獨不思伯夷[illegible]貢成賦周公制國用不[illegible]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某皆可[illegible]吏日以貪虐弊事日以滋多豈可不責之儒者[illegible]為民而今官吏日增月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蹙邦本[illegible]後為君愛民之意良[illegible]歟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尽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者不為與能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益不可不察也別紙所

[illegible]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illegible]安

[illegible]有區區欲啟效片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義見近時有議論之敝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姦度慝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廣之美心猶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圖之不詳亦往往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宥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聖賢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仁心之用也遏惡揚善孝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善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

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惡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
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故大舜有四罪之罰孔子有
殺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且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
四觀之說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而觀之而見
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
為容姦慢焉之說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
罰者也罪疑惟輕罪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宜置可失
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國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
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矯令變政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害
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宥之中又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之中則
為復生為長惡為作理為[illegible]先王之政也自古官
置吏所以為民為之[illegible]為之[illegible]為之鞭箠使其[illegible]以

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
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于下而無所壅蔽今
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僅勞於宵旰賢牧伯班
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承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虐驕虐
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
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妻孥胥
猾徒厭飫飽暖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
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而畝之民切於刑
威小吏下片紙自縛縛如驅羊刼於庭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
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
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髮髮欲加究治
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敷陳仁
愛寬厚有騁之說以杜吾究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

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　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
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負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豺狼蝎
蠍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
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遂蔽吾穆治之途則其
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矣哉
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
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若計省者誠能推支實
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
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
則亦誠深討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
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苦
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
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欲考
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所出而因
為利源所出則逐處各有利源所出之所許而因
為利民亦視以為常而不甚病也利源所出復者應辦為
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復者多狹者少若稍良之吏則
無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
處盈囊無厭之心搜羅貌悉而亦緣無藝張百名以巧取持空
言以搜索無所不至方且詭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
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並通數十年之間取其橐而能
者與其參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
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
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若寬仁之說者乃欲
使監司郡守不敢發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
懷者也不誠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接
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

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
御素位守分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五